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五

邵陽魏源撰

小雅荅問上

問國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詢度必咨于周臣聞之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諷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襄元年穆叔曰君教使臣必咨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諷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傳文詩義互相表裏而毛鄭發參差之端章昭王肅分左右之祖者何曰內傳以咨詢度諷謀爲五

善而外傳加以懷和爲六德其易咨爲周者以必咨于周則非二事也故毛傳訓每懷爲雖和而末申之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王肅述之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孫毓亦謂此篇毛傳上下自申成則內外傳如合符之析矣自鄭箋據晉語斷章之義破懷爲私而韋昭反據之以改魯語孔疏又據韋注以申詩箋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注引鄭司農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卽引鄭說耳而詩疏直引外傳懷私爲每懷則是以注文爲傳文於是懷私不可爲德因取以鄭說證鄭箋因誤生誤矣忠信爲周當六德之一豈知必咨于周同是一德謂有所

咨詢必本于忠信之心。以咨于忠信之人。故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我以忠信咨。然後人以忠信告。若如鄭箋以忠信偏屬他人。則周非使臣所有。安能爲六德之一乎。又強牽末章毛傳之中和爲忠信。以曲成周義。而顯違每懷雖和之傳。在箋則因誤生誤。在韋孔則以誤證誤。是故以晉語誣魯語。以外傳誣內傳。又以二傳誣詩。未有如是篇之甚者。曰以毛傳申內外傳。則當矣。至咨諏謀度詢。書傳通用。自是變文爲韻。且內傳無咨才咨義。外傳無咨禮咨難。本乏定訓。而泥之者何。曰散文則通。對文則別。且人之性情。有好討典禮者。有好延交親者。有好聞政事者。有好

圖疑難者。有好論道義者。有好譽人材者。各詳于所偏而略于所忽。卽我所咨之人。亦或能語我以人材。而不能資我以道義。能解我之患難。而不能廣我之間見。能納我于交親。而不能佐我于典禮。是以諏謀詢度。必本諸周者。無所不至之謂周。有問必誠之謂周。矧文王以雍州之伯。南兼荆梁。混夷迫其西。王室燬其北。聖人天下一家。視異國之民。猶其民。異國之事。猶其事。其教使臣。豈特將命不辱。而不使勤求民隱。明目達聰乎。孔子告哀公曰。古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旣知其名。又知其數。旣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墨子尙同篇引是詩而申之曰。助之視聽者衆。

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營謀度速得矣。謠俗得失閭里疾苦，人才淪逸，利害興革，險阻阨要，敵國外患，其國人未盡知其君臣未及謀，而文王已皆得而知之，得而告之，得而圖度籌維之。故曰：文王若日若月，乍光顯于西土。又曰：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于皇華教，使臣見之矣。

問常棣之詩，毛韓序皆以爲燕兄弟，惟是古者燕饗食之外，尚有飫禮。詩儋爾邊豆，飲酒之飫，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飫。陳氏奐曰：不當作下，今本誤也。孔疏據周語以飫爲立成之禮，謂宴脫履，飫不脫履，飫大于宴，而以此詩爲飫歌，但文選注引韓

詩飫作餽者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也夫移之華蓼不  
煒煒而釋文引毛傳常棣棣也本或作移者何曰韓詩儋  
爾籩豆飲酒之餽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  
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餽

初學記引韓詩傳略同

是韓詩本

不作飫也周語武王克商作詩以貽後之人名之曰支以  
爲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不可支也則  
非此詩明甚是以毛韓皆序云燕兄弟不云飫兄弟且立  
而成禮豈所施于慈惠之燕惟能者飲不能者已則餽之  
真率更親于燕故燕兄弟而及于妻子所謂與族人燕則  
宗婦內宗之屬亦從王后于房中

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內宗同宗之內女嫁於

大夫者而謂皆立飮以成禮乎常棣非飮歌毛詩誤軀作飮

而鄭箋遂據國語立飮爲說失之遠矣至常棣篇名韓詩

作夫移毛傳別本作常棣移者是也作常棣棣者非也爾

雅疏引孔氏論語解及山有苞棣毛傳皆以棣爲唐棣說

文則釋移爲常棣常一作棠是漢人皆以移爲常棣棣爲

唐棣判然二物今本爾雅互易其訓蓋傳寫傳會而陸氏

釋文反據以訂毛傳于是何彼禮矣之毛傳亦被朶改而

毛與韓詩本同者遂歧不可通矣至鄂不卽鄂柎而篆文

不字卽象柎形故古有韎韐柎注之服有華不注之山并

取華萼之形以得柎注之號而孔疏申鄭義云華下有鄂



鄂下有枌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箋用韓義讀爲鄂枌。視毛義尤長焉。

問伐木燕朋友。不及于四方之賢。而惟速諸父諸舅者。何曰。王氏夫之詩。廣傳言之矣。曰。古之爲道也。有恒貴。有恒貴。斯有恒尊矣。有恒尊。斯有恒親矣。有恒親。斯有恒學矣。有恒學。斯有恒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尙賢。尊以尙秩。親以尙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憲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

得之學不勞而教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  
校者封建之緒也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越  
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綦游  
之清狂儀秦睢澤之譎忤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  
政圯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羣居聖  
賢之弗獲已也

問子以蓼蕭湛露彤弓爲天子撫四夷諸侯之詩然湛露  
箋以首二章爲同姓諸侯夜燕及醉之事三四章爲庶姓  
及二王後不醉而出之事又以敬仲辭桓公未卜其夜證

之則非同姓諸侯不得預夜燕。況遠方侯國而得有在宗  
夜燕之詞者。何曰。湛露傳云。夜飲必于宗室。采蘋傳云。宗  
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乃天子燕禮在宗廟之寢室。儀禮  
諸侯燕在路寢。以路寢亦有太廟也。毛傳云。宗子有事則  
族人皆侍。周禮王燕則膳宰爲主人。此蓋燕朝正諸侯而  
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歟。敬仲以臣饗君  
饗行于朝。故云一朝饗之。若燕則有宵而設燭之禮矣。同  
姓則留異姓則出者。謂祭畢燕私。非諸父兄弟不得與。此  
詩爲諸侯朝覲饗畢而燕。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燕。故云在  
宗。載考其饗其燕皆爲賓諸侯而設。豈有反不令其終燕

而出者乎。

問曰六月之詩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言其地。顧氏炎武正集傳山西太原之說。而據漢志涇陽在安定。卽唐之平涼縣。屬原州。爲今固原州。謂周人禦獫狁當在涇原之間。而不詳鎬與焦穫所在。且獫狁由朔方深入涇陽。而吉甫僅自平涼逐至固原百餘里。去朔方尙甚遠。嚴尤安得謂盡境而還。固原距西京僅五六百里。劉向安得謂千里之鎬乎。毛傳言焦穫周地。與獫狁相接。孔疏則據爾雅周有焦穫爲十藪之一。郭璞謂卽扶風池陽縣之瓠中。然獫狁已

言一  
整居內地安得反侵及千里以外之朔方而後又及于涇陽故或謂焦穫必在朔方涇陽之外非爾雅之焦穫或謂焦卽許君焦瑕之焦穫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獫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方及鎬至于涇陽此則獫狁本部由西北內侵京師者或又謂鎬卽鎬京方卽方叔所封畿內采邑獫狁由焦穫而偪京師及方邑長驅而西以至于涇陽吉甫從後追逐至太原而反其云來歸自鎬者則吉甫凱旋後由京師歸其采邑之事春秋王子朝入于尹尹在東都去鎬京千里故劉向以千里之鎬爲遠是數說者此礙彼通究竟誰是曰此皆不明出車采薇三篇爲宣王詩又

不考史記匈奴傳魯詩舊說故貿然于攘狄安邊之形勢也。出車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卽引此詩。旣方爲朔方，則侵鎬及方，必其相連之地，斷非西京之鎬與畿內之方邑。考管子對齊桓公曰：古之封禪者，鄒上之黍，北里之禾，以爲盛。應劭曰：鄒上山也。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案此二地皆北方遠地。江淮閒三脊茅以爲藉。此南方遠地。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此東方西方極遠之地。而齊世家管仲諫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

乃得封禪，則鄒上北里爲北方極邊之地，所謂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者，故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其地蓋

在甯夏之北篇通作鄯光武改鄯爲高邑秦本紀高池君

鄯也應劭以鄯上則太原亦必與朔方相連之地賈山曰

之秦爲北方山名秦地北不過太原而天下畔其爲秦九原郡漢時爲五原

塞者明矣太康地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

通典漢五原縣城在榆林縣西則距鎬京千有

四百餘里劉舉成數且從其近言之也故嚴尤謂獫狁內侵宣王命將出師

盡境而還而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以比陳湯攻康

居禽郅支之事若吉甫自鎬京歸采邑其可引以況絕域

之功乎吉甫不以薄伐太原爲勞而反以歸自京師爲我

行永久乎易林曰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

酒後漢書鄭興傳曰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說喜

則張仲自是王朝公卿。豈吉甫自飲其私友乎。且其敘涇陽于整居焦穫之下。則是以焦穫在涇水北。卽涇陽也。史記匈奴傳。犬戎弑幽王。遂奪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此魯詩最古之誼。涇渭之間。卽焦穫所在。水經注。鄭渠上承涇水。西抵瓠口。爾雅以爲焦穫矣。此與郭璞池瓠中說合。今西安府涇陽三原二縣卽漢池陽縣地。其鄭渠瓠口。則焦穫在焉。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南曰陽。

豈限于平涼發源之地。蓋鄭白二渠未浚之先。其地沮洳。饒沃數百里。水草所鍾。匈奴傳。武王伐紂。居鄆鄘。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則周時西畿焦穫閒。本有戎藪。特馴于德化。漸染華風。久成內地。至夷厲之衰。而朔漠之寇復入。至涇



洛閒與熟夷合爲一。則爲患孔棘。其曰整居焦穫者。舊曰熟夷也。其曰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者。新至之夷也。距京師不過二三百里。故易林云。獫狁匪茹。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強。是則盛暑休兵。流連不去。高秋馬壯。必偪國都。故吉甫六月出師。逐出巢穴。爲拯溺救焚之計。遂驅諸朔方太原之塞外。于是采薇遣戍。爲將城朔方之地。繼而南仲執訊。獲醜城彼朔方。以永絕侵及涇陽之虞。前後經營。蓋非一役。殫中國力而後勝之。說者乃尙疑焦穫太近京師。獫狁不應若是之偪。不知周初武王放逐戎夷。僅在涇洛以北。矧流瓌之禍。不減驪山。西地盡沒于戎。北地盡沒

于狄。周室不絕如綫。若焦穫更在朔方之外。則獫狁所踞。不過雷夏河套之地。有何患在旦夕。而盛夏出師乎。且匈奴傳。曷云奪周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乎。周世戎狄往往錯處內地。如驪戎近在臨潼。茅戎實處茅津。陸渾之戎近在伊洛。赤狄潞氏世處上黨。白狄鮮虞肥鼓。世踞真定。晉州宣王所敗姜戎。實在千畝耕籍之地。而謂涇渭之間必無獫狁乎。顧氏謂禦諸涇原之邊。陳氏源謂不及南征之烈。則是不知有宣王南仲之雅。且不知當日由二百餘里之焦穫而逐出于千里之鎬。何由測宣王中興修攘之情事哉。

問蠻荆之強不及獬狘而采芑詩出車三千六月詩僅元戎十乘多寡懸絕者何曰六月之元戎非全軍之車數也毛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箋云其制之同異未聞

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

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

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

集解是則十乘特先鋒前驅之兵又必有游兵及殿後之兵

皆在正軍之外蓋正軍伍兩卒旅堂堂正正陳于原野而

奇兵則出其前後左右或突或援或誘與正軍為犄角前

曰啟後曰殿

馬融論語注

左右翼曰肱

左傳齊莊公伐衛杜預注

逸周書武

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敦卽  
殿閭卽肱皆聲轉也周禮又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  
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  
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謂對敵自隱蔽  
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此元戎十乘則上公之親  
兵所謂賜以虎賁三百人者歟蠻荆淮徐四支之疾其患  
緩玃狁腹心之疾其患迫故宣王之將南征也車攻馬同  
蒐狩東都采芑大閱以簡車徒皆整暇不迫之事若玃狁  
北寇已據焦穫距京師一二百里使待盡徵畿甸鄉遂之  
兵大閱蒐誓虜必聞風先備全力來犯勝負未可知矣故

吉甫乘其盛暑游牧。弓弦解膠。驕不設備之時。潛簡精銳。出其不意。敗其先鋒。則部落皆鳥獸散。故遂乘勝驅諸塞外。而後南仲築城扼險以拒之。乃中興第一駿烈。獫狁逐而威聲四布。國勢大振。故采芑詩有征伐獫狁。蠻荆來威之語。至徐方。則不戰而服矣。要之。征蠻荆。征徐方。堂堂正正之兵也。六月薄伐獫狁。則出奇制勝之兵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于此見先發制人之兵機。于此見敵愾勤王之情勢。

問采芑詩其車三千。據尚書正義。兵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以兵車重車各千五百。

乘計之已十五萬人。況軍制五兵車始共一重車。每兵車分步卒

五人守重車共二十五人也再倍于六軍千乘之數。故箋疏謂鄉遂義

卒盡起。王氏安石謂徵諸侯之師。豈蠻荊棘于獫狁而舉

國出師者何。曰周禮詩書言王朝用兵者止曰六師。其數

七萬五千人。從無十二軍十八軍之制。而司馬法兵車有

二數七十五人與三十人不同。蓋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

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調發一乘三十人。除五人將

重車外。戰止用二十五人。則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正符

六軍之制。故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萬五千

人。時魯僖公止二軍兼重車言之。故曰三萬齊語革車八百乘。又云以此士三

萬人方行于天下皆可證古者六軍每乘三十人二十五

人之制烏有每乘七十五人之事乎至古者用兵簡選精

銳且有每乘止用甲士十人不用徒卒者武王革車三百

乘虎賁三千人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戊曹

閔二年左傳

桓公封杞封邢各予車百乘卒千人封衛

予車五百卒五千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

百乘卒千人

管子大匡

楚策曰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

又定

四年左傳成王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是皆每乘十人之證則出車三千

且不過甲士三萬人矣惟是晉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說

苑齊景公長轂二千乘而春秋時晉楚用兵無過八百乘

者戰之役晉八百乘城濮之役晉七百乘楚六百乘包胥救楚之役秦爲出車五百乘宣王時蠻荆

不强于春秋之楚何至用車三千乘則後儒謂大閱簡車徒之事者得之中田新鄉正六鄉之地路車鉤膺非戎車之制且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不言征伐明爲先期練治以習號令申賞罰首章受命大閱次章治兵辨旗物三章言振旅正猶楚將圍宋先使子文治兵于睽子玉復治兵于蔿也而箋于第三章以將戰罷戰釋之不知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前三章未至敵境而先言戰者豈有先經罷戰而後言陳師鞠旅者故知采芑爲將南征而治兵之事然則征蠻荆而連及獫狁何也曰六月之師吉甫主將



方叔副之。彼詩專美吉甫。未遑及方叔。故補述諸此。且見南征之威。乘北伐之後。劉向所謂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也。

問嚴尤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謂周宣主守。漢武主戰。然乎哉。曰。是未知周漢之策。亦未知禦夷上策也。采薇之詩。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善用兵者。必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善禦夷者。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爲不勇。采薇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

斯可見周人禦夷之策矣。雖然，恩天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逮也。威天下者先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寇賊，不先四裔，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詩，先四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虛，甫旋兵而盧循卽潰。周世宗有吞契丹之志，故侵蜀侵南唐，皆僅翦其邊境而卽專力於幽燕，皆知序故耳。李鄴侯欲以朔方之兵先覆范陽而後收兩京，肅宗不從，故卒遺河北藩鎮之患。鄴侯知序而肅宗不知序故耳。故伐玁狁而蠻荆威，藉先伐蠻荆，蠻荆縱覆，玁狁視之猶劍首之一映耳。漢武帝挾南

粵王首以驕匈奴。匈奴何知有南粵哉。宋藝祖亟吞孱弱各國。而以契丹強敵貽太宗。太宗之才。烏足以取燕哉。故曰。薄伐玁狁。蠻荆來威。知周人用兵之得要也。

問三家既以南仲三詩繼吉甫方叔之後。然出車詩始未言伐玁狁。而中惟略及西戎者何。陳啟源據毛詩。謂商之末造。幽岐近地。皆淪戎狄。不應南仲窮兵直至北陲。則此時朔方當在內地。非唐時之朔方。而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者何。曰。此皆適足證三篇爲宣王之詩。非文王詩也。周初岐豐西偏戎而北遠狄。其時獯鬻亦附于西戎。大不如西戎之強。以史記匈奴傳後漢書西羌傳證之。史

記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

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亡走岐下作周

據此則迫豳者戎狄兼之

非開狄也太王事獯鬻即兼戎狄事之矣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耿夷言

嚴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居鄴鄩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

時入貢名曰荒服後漢書曰后桀之亂耿夷入居邠岐之

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辟

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

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六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

丁命季歷爲牧師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章懷注引竹書

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

克之命爲殷牧師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走之十及文王  
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此范書所本

爲西伯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周由是觀之周初莫  
亟于戎禍故王季文王父子世爲西伯殷實命以扞禦西  
戎之職大雅之稱文王亦惟及昆夷而北狄無聞焉孟子  
言大王辟狄事獯鬻而史記述亶父之攻兼戎狄言之則  
是北狄之役屬于西戎者非朔漠之狄能至幽岐也蓋夷  
狄盛衰強弱古今不同唐虞時梗化莫如南夷故冀州北  
啟幽并營州跨有遼海迺至織皮崑侖析支渠搜西戎卽  
敘而惟蠻夷猾夏苗頑弗卽工則知三苗之國左彭蠡右  
洞庭實負固于虞夏之世及夏末造畎戎入處邠岐與公

劉錯處成湯攘之而詩特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則知  
湯之武功有西戎無北狄也商之末造太王王季文王世  
捍昆夷武王初有天下放逐戎夷僅至涇洛之北而書錄  
西旅貢獒亦以服西戎爲極盛不及北狄也苟文王時已  
有朔方置城遣戍豈武王肇造區夏反棄城邑于化外蹙  
疆域于涇洛乎

涇水發源平涼洛水發源慶陽其北則爲朔方五原諸郡地

成王時作

職方畫九圻始復唐虞五服之制若文王已驅玃狁于朔  
方之外何謂周公戎狄是膺兼夷狄驅猛獸滅國五十與  
禹抑洪水同功乎若謂文王朔方非堯典朔方近在幽邵  
數百里而黍稷方華亦非六月時則往反更近成功更速

而乃仲夏出師

內地黍稷華爲四月

逾春在道

傳箋以雨雪載塗爲凍解塗泥時

簡

書不先西戎之急

毛傳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

晚秋尙勤諸侯之望老

師匱財曠日持久是豈因壘之師征邑國之事乎文王受

西伯之命甫得專征敵愾四夷翻委臣下孔疏謂在稱王

以後則詩中以天子謂殷紂豈文王自以弓矢斧鉞轉賜

南仲令自詣殷都獻凱乎抑紂以文王未足任西顧之憂

而使南仲代之乎且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

邠三年伐密四年伐犬戎五年伐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史書大傳記並同

又皆身親師旅豈以其艱大委南仲而自任易

小乎曰然則獵狝究熾於何時曰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

尙未有獫狁也。其始于夷王乎。易林云。獫狁匪茹。侵鎬及方。元戎其駕。衰自夷王。西羌傳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云云。則知漢書匈奴傳所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云云者。懿皆當作夷。聲轉之誤。猶紀年夷王享齊哀侯。而史記世表以當懿王世。其誤正同也。宣承夷厲之後。撥亂中興。故詩人近溯狄禍所由。豈得遠咎五世。



以前之懿王且夷王始下堂見諸侯故爲內替外陵之始  
果懿王時已疆圉孔棘豈得延至五世始行修攘乎獵狁  
之師謂在懿王時且不可而況遠傳之文王時乎

問易林云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然吉  
日漆沮之從是獵于西都與車攻駕言徂東各爲一事而  
連及之者何田獵與會同亦二事而宣王並行之且車攻  
詩先田獵于會同序乃以爲復古者何曰飲酒以告嘉功  
明指吉日末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之事則吉日在成功  
之後車攻在舉事之前考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  
職方雍州之浸

此漆沮在馮翊與縣詩  
漆沮在扶風者不同

地近焦穫其岡多

獸藪多魚。當獫狁驅逐之後，爲講武漁獵之所。其在六月北伐之後乎？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此所謂軍禮之同，非十二年衆類之同，不明言簡師徒議兵事而託之田獵。故曰有聞無聲，美其會事之神秘，師旅之嚴靜。其在采芑常武南征之前乎？古者天子四時田獵，必有會諸侯之事。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敖山在洛陽之東，圃田在敖山之東。韓詩作東有圃田，箋謂卽鄭之圃田，用韓義也。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故圃田在東都畿內。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郛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秦漢因山立倉，是敖山之下平曠翳薈可屯可伏，故狩于圃而搏獸。

于敖

古敖城在滎澤西南十七里圃田在中牟西北七里其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故敖山近接圃

田界

墨子昔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

明鬼篇

春秋成周宣榭火

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

成周爲雒邑去東都王城

三十五里而得有宣王之榭者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榭

度于大卒之居

韋昭曰大卒王士卒也

殆宣王會諸侯于王城而因

講武于雒邑歟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而

車攻篇大庖不盈吉日篇以迓賓客皆不及于祭祀之乾

豆明皆爲講武之狩矣

問庭燎之詩毛但爲美宣王而易林云庭燎夜明追古傷

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則似刺色荒之詩者何曰此魯詩

之說與列女傳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者相表裏其云追古傷今蓋以夜未央夜未艾爲昔日夙興之事而以夜鄉晨爲今日晏起之事故箋以鄉晨爲鄉明也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朝會在東方未明之時故以鄉晨爲晏而其云宣王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則詩作于初年與毛序美宣同義自孔疏臆爲衰失之漸而通鑑外紀遂繫之宣王二十二年何楷因謂在不藉千畝之後豈知內有賢助外有上箴正中興王業之本耶鄭箴乃謂其不正雞人之官而問

夜蚤晚。則是以挈壺顛倒之刺。蔽關雎鳴佩之章矣。

問鶴鳴之詩。連設諸喻。毛鄭以爲求賢。而集傳但謂陳善納誨之詞者。何曰。後漢書楊震傳。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則亦以爲求賢。言野而不言朝。則與鄭箋教宣王求賢人未仕者。皆出韓詩矣。禽魚木石。雜取不倫。惟喻賢材。則無不倫。鶴飛鳴而有聲。實至名歸之賢乎。魚潛幽而無定。不求聞達之賢乎。籜兮籜兮。喻遺材于葉落。穀兮穀兮。譬小疵于惡木。必求備而責全。則棄楹而取桷。語有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故兩玉相逢。不可以攻石。不玉若。乃可爲錯。孔子告哀公曰。古者明王必

盡知天下賢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而鳥木相擇。交臂相左。人主常恨不與斯人同時。賢士常恨不得知己而事。求明受福。并潔惻然。此馮唐所以發憤于孝文。蒯生所以流涕于昌國也。

問祈父之詩。毛鄭皆指姜戎之敗。謂取爪牙之士。盡備戎行。必作于屢敗料民之時。而祈父掌六鄉郊。遂師旅之事。必在敗于近郊千畝之後也。夫宣王武功遠燁朔方。而戎敗屢偪畿甸者何。箋以詩作于王爪牙之士。與魯韓異義者何。曰。周室一代與戎禍終始。獫狁惟一見于宣之初年。蓋亦西戎爲之倡。率鄉道。宣初首事北伐。以翦西戎之羽。

翼朔方既城狄遂東徙于是赤翟白翟之禍中于晉衛山

戎之禍中於燕齊而周秦數百年永無獫狁惟日與強戎

從事

詳秦本紀

蓋宣初惟驅狄不能驅戎也自宣王二十七年

王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績三十四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

此即

左傳晉桓叔以千畝之戰生也在西河介休與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在周近郊者異地異事三十五

年王征申戎破之

以上並西羌傳引紀年

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

氏之戎

國語

蓋不俟幽王世而西都已岌岌然求其致敗之

由則詩意主于任將而不在於刺敗故以祈父名篇鄭箋

謂六軍之士出于六鄉法不取于王爪牙之士實非詩意

攷玉篇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爪牙卽是祈父故漢書陳湯傳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並以爪牙指武臣將帥之任蓋宣之始以方召南仲吉甫爲佐而其興勃然其末年宿將淪謝國乏干城而其敗亟然故杜預謂詩人責圻父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不言詩作于爪牙之士也宣王屢敗料民之日豈僅宿衛從軍之怨乎前二章責其與尸失律乏丈人之貞末章韓詩外傳引有母之尸穡證子欲養而親不待許君五經異義詩疏引有母之尸穡謂陳饗以祭恐養不及親則是前已喪父又不獲養母非鄭箋母陳父



饌之謂周禮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國語越王起師令獨子無昆弟者皆歸矧死事之家  
不蒙免役之法故仲山甫諫宣王料民首以司民協孤終  
爲言也殆是時程伯休父蹶父皆卒蹶父爲祈父詳大雅荅問其嗣司  
馬者不知何人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故潛夫論曰班  
祿頗而順甫刺祈圻順同字王氏夫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能  
舉天下而畢張之乎不能也能昵天下而盡恩之乎不能  
也故渙者無私之卦而惟曰渙王居无咎張之弛之恩之  
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是故天子爪牙之  
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

之威之威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  
大競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  
服況商周之以武興者乎況宣王承流毓之後者乎又奚  
況夫郡縣以還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爲彊  
騎而唐乃無彊騎宋悉天下以爲禁軍而宋乃無禁軍恩  
不能接威不能覃萬方無所比附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  
其有事也如驚卽有遐陬疏分之忠臣方意天子之自有  
其羽翼而不須已也而孰知其孑然以居者星旂豹尾之  
下率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祈父詩再呼爪牙之士而  
怨之周室從此不競矣

問白駒序刺宣王箋以爲留賢之詩傳謂宣王末不能用  
賢賢有乘白駒而去者而琴操御覽樂部則曰白駒者失朋友  
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仕于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  
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則是刺尸祿諷去位之  
詩正與留賢相反而主毛者謂非刺王留賢則不得入王  
朝之雅者何曰此篇之義但以傳箋質證而知之三章毛  
傳曰爾公乎爾侯乎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無論公侯非  
逸豫之職且懸車挂冠之臣必非慕勢熱中之士而反以  
富貴之味歆之毋乃鴟鼠之嚇莊周席犧之說泥龜耶且  
詩不言戒爾遁思而云勉爾遁思箋疏謂勉力行女之遁

思勿使不終也。有此留賢之詞乎。箋又以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爲戒之之詞。謂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疏申以不可貪餼。宜就薄禮有德之人。又有是留賢之詞乎。蓋鄭君闇用韓詩諷去之義。以箋毛詩留賢之文。首尾兩歧。矛盾自陷。則知爲致仕之臣。招其寮友之詩。昭然明矣。其將貪苗藿于圃場而戀棧同譏乎。抑將食生芻于空谷而玉德比潔乎。雖使爾爲公爲侯。亦鞅掌王事。有何逸豫而優游不決乎。勉爾遁思。毋復金玉爾音。墨墨取容。而與我遐棄矣。人臣之禮。無官守無言責。而可以逍遙不去者。惟客卿賓師而後進退差綽綽也。今之爵

繫而祿縻者其容乎其非容乎臣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以諫其君謂君不受獨不可以去就爭乎以身去諫尤諫之大者也所以屈尊申卑使人主知敬其下重其言也宣王殺左儒杜伯之後近臣暗而不言士氣結而不申白駒一詩所以明君臣之義者大矣關於宣王之晚政者宏矣大夫致仕猶王臣也烏得謂非王朝之雅

問小弁之詩毛以爲刺幽王續序指爲太子傅作而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蚤白故詩云維憂用老趙岐孟子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漢書馮奉世傳贊曰伯奇放流

小弁之詩作中山王勝聞樂對曰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涕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師古注伯奇周尹吉甫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諸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詩小雅小弁之詩也是三家詩咸列于宣王變雅而何氏楷乃謂韓詩及曹植集皆言吉甫信譏殺伯奇其弟求而不得作黍離安有吉甫感悟之事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且孟子言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者何曰何楷之言至爲紕繆考御覽引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卽新序所謂衛壽閔其兄伋且見害作黍離憂思之詩者也于小雅伯

奇之小弁何與琴操始以伯奇之弟亦名伯封然不以爲

作詩之人且何嘗謂其見殺乎

易林云尹氏伯奇父子分難無罪被辜長舌爲災韓

詩外傳云伯奇孝而棄于親以及說苑漢書皆有放流之文無誅殺之說惟樂府又引履霜操有投河而死之語則徵引異詞且至詩攷引曹植貪惡鳥賦則又言昔尹吉甫于小弁無涉

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

之詩始淆風雅爲一事今曹植集已無此語其繆不足深

辨

詳邯鄲衛荅問

范家相又謂琴操止云賦小弁不云作小弁則

直以豐坊僞魯詩傳爲琴操且吉甫宣王之佐豈有伯奇

預賦宜曰之詩者耶

卽欲申毛亦止可云宜白賦伯奇詩耳

至何氏自解此

周道茂草二語云周道坦平人共來往一旦化爲茅塞與

我父子一朝隔絕何異此言奚不可通之伯奇乎至孟子  
小弁過大之義則趙歧注本魯詩而申其義曰凱風言莫  
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尙  
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

凱風說詳邶  
鄘衛答問

本無淫

風流行及太子傅之說蓋七子之繼母止以無故怒其子  
故怨則不可磯伯奇之繼母則欲以無辜殺其子故不怨  
則愈疏孟子特以舜之號泣怨慕證之正以瞽瞍亦惑後  
妻欲害長子事同一轍若宜曰預聞弑父德仇戍申罪通  
于天高子卽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而孟子顧以舜並  
論乎毛詩篇次錯入幽王之世後人遂據孟子以成平王



之孝

小弁我躬不閱遑卹我後毛傳念父孝也

而誣衛母之淫豐其蔀日中見

沫未有如凱風小弁二詩之甚者

問斯干無羊次宣王刺詩末詩譜疏謂止與六月至鴻雁

諸篇皆宣王德盛時作且造宮室立寢廟生男女自是初

年之事今反在箴刺之下者見宣王始終之善也

祈父疏略同

夫王德衰盛豈在簡編之先後宣果終善自有實政何待

移前後詩以飾之耶且熊羆生幽王之男

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太子生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云云則所生之男乃太子也

蛇虺兆龍縻之孽維魚化夷

狄之象

魚陰物夷狄陰類

旃旆起兵戎之徵而此時占夢獻諛之

太卜即他日具曰予聖之故老也次諸節南山之前謂美

非刺者何。曰。劉向昌陵疏。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張衡東京賦。卽奢卽儉。則美合乎斯干。楊雄將作箴曰。詩詠周宣。由儉改奢。左思魏都賦曰。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闕。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則齊魯皆以爲宣王初年詩矣。孔叢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斯干序箋曰。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鸞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其言必有所本。則明非刺詩矣。至其列宣王詩末者。土木之事。小于禮樂征伐。牧畜之宜。微乎用人行政。不可冠之雅首。故移殿宣詩之末。列諸節南山之前。

見幽王席全盛之後。嗣中興之業。宮廟崇嚴。民物蕃殖。畿甸豐登。四夷賓服。謂宜室家。君王本支百世。無何驪山一燧。玉石俱焚。昔之南山幽松竹茂者。今戎馬荆棘。四郊皆壘也。昔之飛輦革頌躋音者。今黍離麥油狐兔其墟也。昔之牧畜阜賓祭供者。今牲用餼牽。七姓從王也。豈盛衰之相倚。抑人謀之不臧。可不畏與。可不畏與。

問齊詩五際之說。謂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亥革命爲一際。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爲二際。卯陰陽交爲三際。午陽謝陰興爲四際。酉陰盛陽微爲五際。亥大明也。卯天保也。午采芑也。酉祈父也。其

戊宮亦必取宣王三詩明矣。夫亥子之際爲自陰而陽，午未之際爲自陽而陰。文王固造邦革命之始，若宣王亦周室之極盛而以爲自盛始衰者何？曰：周之興也不興于武王天保之時，而興于文王王季太王世德作求之日，故以大明詩爲亥子之際，彼讀伐木天保而後知興，非知興者也。周之衰也不衰于幽王十月之交，而衰于宣王中興侈驕之日，故以采芑等篇爲午未之際，彼讀十月之交而後知敗，非知敗者也。五際亥子丑寅卯辰巳七宮皆取文武詩，而無成康之詩；午未申酉戌五宮皆取宣王詩，而無幽平之詩。成康者治之極，而非治之始際；幽平者亂之極，

而非亂之始際。故善觀天人者。不觀于天人之極。而觀于天人之際。知微知彰。其知際之謂也。大哉際乎。知詩之五際者。其知作易之憂患乎。王氏夫之曰。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燠。而暄風相迎。盛暑且清。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機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反也。六月者。菁莪之反也。民勞者。卷阿之反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臣也。無能爲益而待益于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

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未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爲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迤之勢。無疑似之嫌也。又曰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暄風之試於霜午。而憂亂者莫之覲焉。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涼颼之颺於暑晝。而怙治者莫之覺焉。夫覲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響乎。詩之情。幾也。詩之才。響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故曰

雅降而風黍離降而哀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畛與閔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苑柳而下幾險而響孤瞻卬而降幾危而響促取而置之黍離之間未有辨也故瞻卬之詩曰心之憂矣爾自今矣生于心動于氣淒清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迺以陵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爲黍離爾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隘板蕩雖危而不漏立乎苑柳瞻卬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苑柳瞻卬者宣王諸詩是也密而察陵夷之勢幾愈微響愈幽非蘼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又曰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爲之也

因周召之作被之于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伉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寡過文武之澤永矣。周之陵遲而東其肇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陵遲而黍離其肇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于齊而城之徐戎稱王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燿然且震而矜之以其制作與文武相伉何其不知慚也。易曰中心慚



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未有不蕪以游者也申伯之功  
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貴以  
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紀其績而揆以  
此出入于大明皇矣之間誇賓客而動鬼神文武之澤漸  
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誦崧高  
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卽其詞審其風核其政知其世  
彼善於此而蔑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又曰作詩者之自  
夸何昉也文王大明豈不孔碩矣乎鹿鳴四牡豈不肆好  
矣乎關雎葛覃豈不穆如清風矣乎爲彼者未嘗自居也  
自作而自詡之唯吉甫奚斯耳我知吉甫奚斯之靡所疑

慚者貌取而無實乎。文侯之命。蒐稗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慚焉。崧高烝民。蒐稗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慚焉。閟宮。蒐稗之雅也。躋魯僖。伐楚之功。于周公而無慚焉。周至吉甫而雅亡。至奚斯而頌亡。古今文章之變。視此矣。又曰。古先王之封建也。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愜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乎。嗚呼。是不察之論也。周公之封于魯也。奄與淮夷故墟也。太公之封于齊。史遷貨殖傳。謂其地鴻鹵。人民寡。召公之賢且功且親且耆耄而封于燕。沙磧苦寒。密邇北塞。皆非擇而取之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于利之外。而親賢亦安。

之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者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于利者蔑有矣我國爾居莫如南土豔稱之而上下不以爲非君以是厚其臣故父亦以是厚其子蹶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閭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于貨賄食色之中他日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不憚遺我王又何怪乎漢高之于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紹魯僖之于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鄆子之好不終西周亡蹶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

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魏·源·曰·風·有·王·伯·雅·亦·有·  
王·伯·南·豳·王·者·之·風·也·列·國·伯·者·所·陳·之·風·緇·衣·木·瓜·雖·  
美·亦·伯·也·周·之·宣·王·猶·漢·之·宣·帝·乎·王·伯·雜·用·其·雅·亦·伯·  
雅·也·采·芑·毛·傳·曰·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斯·  
劣·矣·是·誼·毛·傳·已·發·之·不·獨·齊·詩·五·際·爲·然·也·

詩古微中編之六

邵陽魏源撰

小雅荅問下

問箋以十月之交非刺幽。幽王時司徒乃桓公友。非此詩所謂番也。然桓公爲司徒在幽八年。而幽王三年已嬖褒姒。長歷推日食在幽王六年。何害桓公以前之爲番。何楷因據魯韓詩番或作皮。漢書作繁。釋文字與樊通。左傳繁纓謂

卽樊侯仲山甫之後。猶申侯卽申伯之後。師尹卽吉甫之後。趣馬卽蹇父之後。而皇父卿士卽常武之皇父。近日儀徵阮氏遂以皇父七子皆宣王舊臣。先朝賢佐。幽王皆不

能用而惟婦言是聽是以亂幽之尹氏佞幽之號石父皆

不在七子之列其說與毛及三家皆南轅北轍者何曰此

詩主于刺后族非泛刺朝臣也孔疏以皇父家伯仲允皆

稱字爲后之同姓疏據箋姓刺若番聚蹶橐皆舉氏知爲氏者

以聚子之稱猶曾子閔子皆以子配氏爲后氏之外親與正月篇洽比其鄰

昏姻孔云相表裏而崔琦外戚箴曰匪賢是向番爲司徒

荷爵負乘食采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而左雄疏亦云

褒閭用權七子黨進孟康謂刺后族大盛梅福傳注則三家詩

固均以后黨爲誼宜其刺不及尹氏號石父矣樊侯仲山

甫乃魯獻公之子周之同姓詳變大雅發微安得以外戚之番爲

其後哉。惟皇父卽宣王之太師。皇父見于古今人表及常武詩疏。而春秋時有二向皆不在西都畿內。其一邑名。卽桓王與鄭人十二邑之一。

襄十二年諸侯伐鄭師于孔疏。正義謂東都畿內邑。

見毛傳向邑名。故以是當之。不知桓王以前向爲蘇忿生之邑。皇父安得都之。且采邑安得稱都。兼有三事大夫者

乎。故知向爲國名。當從路史爲春秋時莒人入向之向。

其後

宣四年魯伐莒。取向。此卽向故國莒滅。以爲邑者。地里志。沛郡向縣故國是也。左傳莒子娶于向

姜。則知皇父姜姓。歷事宣幽。曾佐南仲平徐。以微勞封向。

不思與國休戚之誼。倡寄孥與賄之謀。始託宮闈。復營狡

窟。蓋其人曾習戎行。恊具機智。非若號石父輩之憤憤。是

以犬戎之役宿將無人一敗塗地故詩人責望尤備也漢書五行志曰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又曰十月之交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故取適于日月之災丁鴻傳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王勢則日月薄蝕自漢書以來齊魯韓毛並無異義乃近日阮氏詩補箋以皇父孔聖爲頌德之詞不愍遺老爲惜賢之歎且并番蹶七子之倫卽樊侯蹶父之屬皆先朝賢佐而見棄于幽王不啻飛廉之忠殷室武觀之造夏邦無一取證于三家而忽發覆于千載乎



問溫柔敦厚詩教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十月之篇。訟言姓氏。指斥宮闈。其異于詩教者何。曰。王氏詩廣傳言之矣。曰。有道之廷不諱過。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爲恥也。無道之廷不諱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爲恥也。幽王之詩不諱甚矣。天子之嬖御。斥其姓字。而縣指宗周之威。號舉六卿。目言其豔。嬖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臣極道之官闈。而無所避忌。亦絞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爲改。退不以其言爲罪。貞人愈激。淫人愈怙。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水。

益其燄而已。然則爲繁霜十月之詩者。其爲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獨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矧原之所不忍者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其大都耳。未必無一言之出入也。

問十月之交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犯也。考長歷之術。交食皆有定數。可推不爲災異。惟春秋

襄公之篇。漢書高文之紀。比月連食。無法可推。于法百七十二日有

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出得食。又有歷應食而史不書食者。則災

祥之理。古似非無。于是歷家謂日月至朔相連。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

者恒少。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若過至未分，或月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近人皆謂古術之疏，而詩人有用行不用行之說者，何？曰：歷家推算不合，則強爲之詞，然以比月連食爲古史之誣，則非也。以定數無關災異，尤非也。攷周禮保章氏十輝之法：一曰禋，二曰象，三曰觜，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序，九曰濟，十曰想，皆見于太陽之旁，惟闇爲交食之正，可以法推。若瞢則日昏無光，禋與象則淫氣相侵成形，彌與濟則虹暈貫日，觜與監序則雲氣冒日，想則莫名其妙。此九者皆

災祲之占。非可預推。殷周六歷皆無推日食之法。見朔日  
太陽有變則書。故不徒曰日食而必曰日有食之。則固兼  
瞢祲之占而言。但其不值朔者。尙可不與日食相混。其祲  
或偶值于朔日。史則一例書食。故有比月而食之事。非若  
後世徒據月魄相揜之一端。以其餘則歸之災祲。而不謂  
之交食也。然則後世之史書日食。與古史書日有食之。雖  
同在于朔。固判然不能盡同也。史記天官書曰。常星之變  
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  
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以上天官書然則古人豈  
不知交食有定數哉。人在氣中。猶魚在水中。天地之氣變

于上則災咎之事應于下。既定數莫可逃。則災異亦莫可逃也。莫可逃之災。聖人懼焉。衆人忽焉。故雖當其食。堯舜不避。當其不食。桀紂不益。而食在堯湯。則水旱應之。在癸辛幽厲。則滅亡應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言交食有常數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雖有常數。而禍災可懼也。人之壽夭。豈非定命。豈得曰死非不祥乎。邦之興亡。豈無歷數。豈得曰國亡非災乎。天垂象。見吉凶。豈得曰天定之。吉凶非吉凶乎。旣修省。猶恐不免。而縱恣可免乎。

問小夏篇主刺謀夫。孔多聽言不明。而卒章致兢戰于冰淵。戒馮暴于河虎者。何曰。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夏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預謂義取小人之可畏。所以不敢  
譏議公子圍。荀卿子曰。不敬小人是狎虎也。亦引是詩爲  
證。是古義皆以不敢輕犯小人爲義。蓋臧謀不從此君子  
之自是其謀也。謀夫孔多。又小人之各是其謀也。兩謀不  
合則必爭。爭則有勝不勝。而朋黨之勢成。君子挾國是以  
攻小人。小人亦附國。是以圖君子。則必爲一網之勢。而善  
類空。大勢去矣。易戒不密失身。詩言明哲克保。故君子愈  
處亂世。則愈持不敢之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進則相機  
而成。傾否之功。退亦委蛇。而緩剝牀之禍。彼東漢東林諸  
君子。過涉滅頂。與國同燼。皆暴虎馮河之類也。故于小夏

前五章見謀國之忠于卒章見處患之智

問小宛箋既以詩中之爾皆爾幽王又以我日斯邁之我爲我幽王文義違反者何又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謂將有善誨汝之萬民者似蒲盧得而子之

陳啟源謂似當作似續解言王不能

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

矯誣傷誼者何陳啟源謂朱傳兄弟相戒

免禍之說盡埽紛紜獨得詞義而猶以天命不又一語持之謂惟天子受命于天若大夫相戒不得言天命者何曰小宛爲兄弟相戒此本三家古義非集傳之說也禮記祭義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謂明發爲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與毛傳以先人二人指文武者迥

異則是魯韓以此詩爲大夫兄弟釋祭其先人而相戒之

詩

祭義引爲文王詩者斷章取義詳毛詩義例篇

春秋蕃露曰晉伐鮮虞奚惡于

晉而同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國殆亡而齊桓納公于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親我而強大壓我我心望焉矣此引以證兄弟之國有相卹之情國語秦穆公享重耳賦鳩飛韋昭謂卽小雅小宛之首章蓋因重耳遭喪未反故取亡人以仁親爲寶之義慰勉之則先人二人亦指重耳之父母翰飛戾天望以霸圖之遠略而許君說文謂鳴鳩



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月令鳴鳩拂其羽高誘注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淮南時則註以鳴鳩爲鳴鳩餘文與說文同與毛傳以小鳥翰飛不能戾天喻行小人之道賁高明之功者與誼相反可證三家詩不以小宛爲刺王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題彼脊令兄弟之興也無忝所生二人之旨也誨子式穀貽厥之誼也且衛武飲酒自悔而王朝之沉湎寓焉與此頌溫克箴彼昏者何異抑戒自儆而荒主之蕩檢形焉與此勸夙興哀岸獄者何異孰謂大夫之相戒非王朝之變雅乎箋以月邁日征爲欲幽王日視朝月視朔然韓詩外傳曰昨

言一  
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東方朔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也。譬彼脊鴿。飛且鳴矣。潛夫論曰。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此皆三家詩說。刺王乎。不刺王乎。與鄭箋孰合詩意乎。若謂大夫不得言天命。則試問國策稱犀首云。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枚乘諫吳王書云。弊天命之上壽。全無窮之極樂。揚雄法言敘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樂夫天命復奚

疑是皆爲帝王言之乎

問鄒氏忠充謂巧言之詩取弟五章巧言二字名篇其末章彼何人斯以下當爲下篇之首章與今分篇頓異者何又小序以彼何人斯刺幽而疏引世本暴辛公作填蘇成公作箴朱衷注云暴蘇二公平王時諸侯是不以爲刺幽王者何淮南精神訓注曰爭閭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則其諡又異而事非無稽皆不見于毛傳者何曰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譏林父如戚將爲亂則所歌乃末章居河之麋于蘇公刺暴無涉不應爲彼何人斯之首矣二公仕于幽王之朝何妨卒于平王之世且蘇

地在温卽成王司寇蘇公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

爲司寇杜預曰今河內温縣桓王時以其地與鄭暴地在鄭卽春秋公子遂及雒

戎盟于暴文八年范甯杜預並注鄭地路史暴辛公采鄭地也一名暴隧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温接

壤則其采邑皆在東都畿內豈有不從平王東遷者乎則

時世不足疑矣至譙周駁世本謂古有墳簾尙矣蘇暴善

之而繆記爲作云云此言尤不知古書之例考世本韓哀

作御宋衷注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

其精巧也世本中如夔作樂伯夷作禮伯益作井垂作規

矩準繩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禹作宮室逢蒙作射魯昭公

作弁衛公叔文子作輓軸咸以其增益修改功同創制豈

不知肇始羲軒取象大易哉。椎輪爲大輅之始。而不可以大輅爲椎輪。鳥蟲爲篆隸之始。而不可以篆隸爲鳥蟲。作詩者尙有述古造篇之殊。鳥在一莢之精。能不可名。作蘇暴始應音律之宮商。繼分水火之門戶。考其致釁之由。則不起于國事也。紬其賦詩之趣。復無與于刺讒也。大雅瞻仰刺幽王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云云。正與淮南注爭閒田者相表裏。暴蘇采邑。犬牙相錯。以卿士之尊。爲爭田之訟。出三物之詛。同細民之行。彼善于此。殆同唯阿。疾讒有

愧屈原惡惡復殊巷伯存之變雅見周道之陵遲焉而謂  
皆作于聖賢之徒止乎禮義之中則閒田之爭豈議禮之  
訟三物之詛果三王之制耶周禮春官有詛祝秋官有司  
盟詛皆以平小民之訟獄耳  
故曰詛盟不及三玉毛詩但謂相譖不言爭訟但見其列巷伯之前  
而不知無刺譖之語烏乎周之興也太史司寇蘇公式敬  
由獄其子孫乃有虞芮之爭不旋踵東遷而蘇忿生之田  
又爲鄭人所有矣毛詩但言蘇公被暴公之譖豈情事也  
哉

問巷伯之詩哆兮侈兮毛傳哆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  
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廢

婦風雨室壞夜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  
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  
男子然閉戶不納云云正義謂寺人奄者非能身有好淫  
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之事然則毛傳泛引雜事乖說  
經之體者何曰此正義誤于鄭箋謂讒人譖寺人寺人傷  
其又將及巷伯故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考周禮  
無巷伯之官天官序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謂奄人稱  
士者異其賢襄九年左傳令司空巷伯杜注巷伯卽寺人  
則是寺人無爵王之寺人五人於五人中最長者謂之巷  
伯序之巷伯卽詩之寺人孟子孟子伯皆長也皆刑餘之士

爲之毛傳曰罪已定矣而將踐刑則是作于將被宮刑之  
先故預著寺人之號題巷伯之名以見身爲士類蒙此宮  
刑被帷薄之污蟻遭哆侈之嫌謗而毛傳以顏叔子魯男  
子辟嫌之審不審證之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  
友李下瓜田禮防疑似坐懷拒戶傳引前規俾知小人陷  
君子無可捃拾則必蒙以闇昧之事絕其解免之路敗其  
名節之防鳳汙王商蜂掇伯奇娶孤擿翁無兄盜嫂蠅壁  
相點今古一轍史遷遭腐刑下蠶室班固論之曰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又馮奉世傳贊曰讒邪交亂貞  
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小弁之詩作離



騷之刺興。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孔融駁復肉刑議。亦有宛如巷伯之語。豈非遭讒而後爲巷伯。非爲巷伯而復遭刑。魯詩同毛義乎。正義乃謂庵寺不能奸淫。所嫌非卽男女之事。以此述毛。何異瞽史誦詩。大人占夢乎。

問大東序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以告病。鄭箋謂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則是下國之風。安得入王朝之雅。若謂譚無風。則譚滅于齊。莊十年今濟南府

東南十里有譚城。曷不附之齊風。猶黎許附衛而入變雅者。何後三章。廣陳天象。韓詩傳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爲長庚與毛傳合其託興奈何曰是非譚國大夫

之風也其所刺亦非徒困役傷財也考春秋譚子奔莒則

是子爵而衛風稱譚公維私孔疏謂依臣子之稱則詩作于衛人何以齊衛邢反皆稱

侯不稱公則知譚以子男入爲王朝大夫故從王朝卿士稱公

之例國語襄王十八年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謂譚伯周

大夫其時譚已滅于齊僖二十四年距莊十年凡四十八年而尙有爲王朝

大夫者則自西周以來世居王官矣身居王室國在東方

故尤悉彼暉勞惻其杼柚小東譚莒小國大東齊衛大國

楊慎謂平王始遷于洛是爲大東敬王辟子朝居王城東

西二王並立者十年是爲小東云云無論敬王距變雅之

亡已百餘年且小東大東皆幽承宣王之後列邦尙供王

東人也則西人又何指乎

職然來者日以厚往者日以亡困東人乃西人所以自困

也睠顧周道潸然出涕雖閔東人之窮實歎西政之紊而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乃全詩所刺之主舟人之子熊羆是

貧西人富則此二句亦當謂周人賤西人貴也箋云舟當

作周襄當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博熊羆在真

氏穴氏之職蓋轉詩說若毛傳謂舟楫賤人既與上文殊

例而熊羆亦不可爲襄孔疏辯之矣至或引國語史伯所

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酒漿刺素餐也瑁佩不稱其服也

以證此文亦偏枯無取師尹號石七子閭黨實繁有徒不可徧刺則託喻天象以

言之傳箋皆不明其比興考劉向謂天官列宿在位之象

則星辰無虛名者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天之章也此猶

人君之有紀綱法度以綱維四方蔑而廢之則君爲虛位

人君之有紀綱法度以綱維四方蔑而廢之則君爲虛位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而天漢不明矣。

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謂天漢天一所生爲東南西北之

限織女後宮之象也不成報章則陰教不修而煽方處矣。

河鼓謂之牽牛天將軍也啟明長庚太白也大司馬之位

也主六師在內者畢爲邊兵爲天子奮武衛者皆有名無

實則內外無所恃四夷生心矣箕爲口舌好言莠言出焉

北斗自乾攜翼爲天綱喉舌於人爲百揆納言之任焉不

可簸挹徒以翕揭則讒諛在旁而百寮結舌矣輔弼失人

而大阿倒柄矣憂宗周之隕非徒哀東人之困也故曰王

朝大夫之雅非下國之風

天象比體兼用惠氏周惕莊氏存與說

至太白謂

之長庚亦謂啟明毛傳不明言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

詩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蓋天官家  
古誼乃孔疏謬歧爲二星鄭樵又分屬金水皆不通天文  
見譏前哲若何氏楷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當其晨  
見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是亦不然緣金緯甚大或雖  
與日合而其光不伏則一日可晨夕兩見可用儀器測而  
知之此殆刺一人分掌內外禁旅猶皇父以椒房而兼兵  
柄者歟不然泛陳天象如離騷之天問二雅無此譎誕也  
問曰蓼莪序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子乃謂與四月  
北山同一大夫所作者何曰銜恤之痛非可代陳後漢陳  
忠疏曰先聖緣人情而制服二十五月是故春秋臣有大

喪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職者。亦上之恥也。說文作餅之壘矣夫曰蓼莪之人。作詩自傷。則非代陳之詞。

矣。曰臣有大喪。則是士大夫不得終喪。而非民人不得終養。既爲大夫陳情。宜列變雅矣。幽王時。孝子仕于王朝。迫于征役。非徒不獲終養。且墨經從役。迫爲流涕之訴。用代陳情之疏。呼籲昊天。哀我顧復。冀我王聞而憫之。其事則變焉。其聲有哀焉。苟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百世而下。有廢篇不忍誦者矣。是豈不病之呻。所可代擬乎。箋以餅罄壘恥。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吾不知其以壘喻富。

衆乎抑以疊喻王乎。韓詩謂瓶仰疊以給人猶下仰上以  
養其親。明爲額上之詞。而有國者之恥。出則銜恤。入則靡  
至。明在卒哭之後。不如死之久。明非初喪之詞。我獨不卒。  
明抱不獲終制之恨。然則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豈非  
聖王以人情爲田。抱衢尊以斟萬物于不竭者乎。四月北  
山篇次。本相連比。自毛詩以大東廁其閒。而義始睽隔。苟  
通以三家古義。何啻析符之復合矣。首章箋云。我已長大。視以爲非。義反謂之。

蒿芟思雖在役中。不精識其事。案此與黍離皆孝子之詩。故起興略同。而鄭箋則韓詩說也。

問四月之詩。讀詩記引韓序曰。歎征役也。毛序爲大夫刺  
幽王。而傳但著訓詁。王肅述之。則謂詩人以夏四月行役。

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征役過時。曠廢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使我不得脩子道。則毛韓同義。自續序謂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而鄭箋因以寒風暑日。喻王政之病民。江漢南國。喻吳楚之脩政。于是孫評孔疏。並申鄭難王。謂序傳皆無行役祭祀之義。且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今祇數月之久。未踰出師之期。何得遽怨曠祭。而嚴粲并譏韓序不足盡詩人之意者。何曰。此詩不特韓毛同義。左傳文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欲如晉。請平。文子賦四月。杜預謂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又孔叢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且三章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全同蓼莪末章則是  
作于一時彼爲不得終喪此爲不獲喪祭也夏月冬日紀  
行役之時江漢南國紀行役之地先祖匪人胡能忍予明  
曠祭之思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則靡盬之訴也若夫采  
薇宣雅本非文王之詩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虞練奪情詎等尋常之  
祭而乃誣毛同鄭強傳刺王試思斥先祖爲匪人有是詩  
教乎箋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難  
世乎疏謂出詩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詩之怨  
父母豈知匪人之以南國之紀喻吳楚君長能理小國使  
詞是豈非怨乎得其所抑思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勾吳是時未通上國  
耶

問曰。蓼莪四月。喪祭同情。至北山則偕偕士子。憂我父母。未見終天之恨。而謂作于一人者。何曰。顏氏家訓云。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文章篇此韓詩以北山同于蓼莪四月之證。而送兄養老。並同陟岡陟岵之情。則篇次當在蓼莪之前。蓋勞于王事。不得歸養之詩。乃未聞喪時賦也。使人不得爲孝子者。亦將使人不得爲忠臣。故正雅始于四牡將母之篇。而變雅詳于王事賢勞之恨。王道之隆替。必自人情之申鬱始也。次于大東之後。大車小明之前。幽王時事類然矣。問節南山詩。子以爲專刺尹氏聽政之不平。而傳箋訓釋。

與三家復有同異者何。曰：經師舊聞，動殊軌轍，衡其得失，平心自見。四章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毛傳云：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攷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說苑桓公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何如。管仲曰：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以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淮南子曰：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韋昭

楚語注

杜預

襄八年注

並言爲政者不以身教，則不爲

庶民所取信。非反斥下民爲不可信也。以此徵之。毛傳得經義乎。古說得經義乎。七章箋云。四牡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于夷狄云云。案新序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云。臂無膚。其行咨且。此之謂也。雜事篇中論曰。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爵祿篇潛夫論曰。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

四牧項領是故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  
易林曰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景公耄老尼父逝去則是詩  
人之自傷駕鹽車以將老非大臣自恣不聽使令之謂也  
以此徵之鄭箋得經義乎魯韓得經義乎以文害詞能勿  
以詞害志乎

問無將大車序謂大夫悔將小人而集傳以爲行役勞苦  
憂思之作果爲興乎爲賦乎曰大車牛車所以任重非行  
役之乘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  
王幹傳易教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楊  
震傳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韓詩外傳述趙簡子

云春樹桃李夏得其陰春樹蒺藜秋得其刺亦引是詩爲所樹非人之證而荀子大畧篇廣其義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如此其著道不同何以相友也以友觀人焉所疑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盡之矣盡之矣幽厲變雅陳誼多端而一言以蔽之曰刺小人是以皐皐琄琄刺素食也懽懽惓惓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諛諛諂諂崇譏慝也翁翁訛訛莫供職也聖王知壽命之不長故樹之善哲以貽後嗣而後王怡懌弗祇也與厮役處與徒隸處棄高明

昭顯而好譏，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意以刑餘可爲周召也。夫孰知負且乘致寇至哉？祇自底兮，大夫悔將小人乎？所以戒後王者切矣。有人焉，容色詞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易，其畔人甚速，祇自底兮之謂乎。

問鼓鐘疏引鄭注中候握河紀曰：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謂出韓詩。昔人疑幽王無南巡之事，近世申毛詩儒或據左傳椒舉言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謂太室卽中嶽，與淮水所出之桐柏相連。幽王或因盟太室而敖游桐柏，會于淮上，則幽王亦似曾南巡者何？後漢書陳忠疏曰：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  
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薛  
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及籥不僭  
差也又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  
之樂大德廣所及則是齊魯韓毛皆以南爲南夷之樂皆  
不用二雅二南之說與毛傳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箋作  
先王之樂于淮上大同小異者何曰變雅不皆刺幽幽王  
亦無南巡之事蔡邕明堂月令引古樂記曰武王代殷薦  
俘馘于京太室則太室乃鎬京明堂周時嵩山未列中嶽  
幽王果至東都則必盟于成周何爲舍之而就嵩室幽王



如果至嵩則諸侯皆會嵩下矣何爲復舍之而會淮上乎  
幽王驪烽之戲正恃鎬京太室之盟故諸侯聞烽畢至耳  
及失信之後烽火不靈故爲大戎所覆若嵩室桐柏則近  
荆蠻距西戎北狄皆遠何爲因此盟而戎狄叛之是太室  
之盟決在鎬京不足證幽王南巡之事而韓詩昭王古義  
足破毛序拘牽之例矣至訓南爲南夷之樂及訓四夷之  
樂爲韎任朱離此四家所同陳忠約舉其訓詁非增益其  
章句鄭注周禮時用韓詩而韞轡氏掌四夷之樂注云東  
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詩以雅以南是  
也是韓詩無此佚句之證章懷見韓詩經文同毛遂妄臆

爲齊魯誣矣。蓋古王者作四夷之樂，明德廣所及，皆作于

先王，非作于四夷。

白虎通曰：誰制四夷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訓陰陽，覆被夷狄，

故四夷安樂來朝中國，于是作樂以樂之，明德廣及之也。故百王不易。故太廟得陳之明堂

位，納蠻夷之樂是也。而南樂則尤和而近雅，故教國子亦

用之。文王世子胥鼓南是也。

鄭注：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旌人教夷樂。

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箚不僭，亦韓毛經文同之證。左傳：舞象，箭南箚，在歌周

南，召南之外，明二南屬工歌。南樂屬箚舞，舞主容，不主聲。

故南箚無詩，不得以一南之地名爲樂名也。風雅頌皆在

雅樂之中，則二南國風卽在雅樂之內，與南夷之樂相對。

不得以雅樂爲二雅之詩，而南樂爲二南之詩也。自劉炫

稍支其誼。而蘇轍鄭樵程大昌遂皆主二雅二南。徒據士大夫燕飲合鄉樂之禮。以例王朝奏樂之制。內遺國風周頌外遺南籥象箏。與季札觀樂無一合。與齊魯韓毛無一合。徒昭其不學而已。此詩巡守南方。因以南籥配雅爲燕享之樂。毛主幽王。故謂鼓其淫樂。以示諸侯。然三章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和而不僭。仍無所謂淫樂也。鄭箋閭用韓義。張先王之樂于淮上。特泥序刺幽。故不得不強誣失禮耳。南巡會同。而張先王之樂。何失禮之有。豈得以膠舟渡漢之事。而預貶淮水之會哉。曰毛傳雅及四夷之樂。以爲籥舞。與韓詩薛君說同。鄭則謂雅南籥爲三舞名。

雅屬萬爲武舞，籥爲文舞。與毛韓異義者，何？白虎通義：四夷之樂，惟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惟有舞，無歌。而薛君謂：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音及籥，不僭差者。何？曰：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以籥則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南舞，亦用籥也。鄭以雅、南、籥爲三舞。于經，旣不詞，且燕享合樂，惟有雅舞、南舞，皆以羽籥，不以干戚。故總言以籥，不僭。安有萬舞並稱爲三？況萬爲干羽合舞之總名，合文武而一之。見于簡兮、毛韓之傳。白虎通謂：南、夷之樂，持羽舞，異于東、矛、西、戟、北、干之舞。與左氏舞象、箭、南、籥之制合。而雅從可知。安得以雅爲萬專屬武舞哉？至薛君

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蓋四夷之樂惟南方有歌  
見于白虎通義故云和不僭矣

閭中田有廬韓詩外傳詳述井田廬舍之制漢書食貨志  
何休公羊注范甯穀梁注皆沿之近儒或主鄭誼謂班志  
以下皆沿韓詩之誤者何韓詩不言國中野外之別惟趙  
岐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得二畝半以爲宅冬  
入保城二畝半周禮載師賈疏用之然近世王氏夫之閭  
氏若璩毛氏奇齡均疑焉謂以在田之二畝半言之漢志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步六尺一畝百步周  
六尺抵今三尺六寸是二畝半每方五丈六尺八寸當今

一畝半耳。八口餘夫。父子異室。加以墻溝桑地。塲圃雞豚。牛羊春炊糞壤之所。既有所不容。以在邑之二畝半言之。且次國五里之城。提封萬井。凡八萬家。苟冬月入保。則城邑又何以容。况北土多黍多麥。播藝于秋。冬芸穫于春夏。終歲無閒田。閒日安得屢徙。勞費曠土。廢業而先儒習而不察者何。曰此趙岐之誤。非韓詩之誤。趙氏謂二畝半在田是也。謂二畝半在邑且以邑爲城中。合成五畝之宅。則非也。考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

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  
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  
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  
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此韓詩說但言二畝半在  
田而不及于邑也漢書食貨志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  
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田中不得  
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  
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  
詩曰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孟春之月羣居

者將散云云此魯詩說但有在田廬舍之畝數而無在邑之畝數也蓋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皆有邑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鄉遂之民在國之四面鄭氏以畿內千里計之僅定受田者三百萬家而六鄉之七萬五千家尙在遠郊之內故近郊有宅田有廛里有場圃其外仍有士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牛田賈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閭族黨州皆其屬焉安得誤算于營國九里之中而計其不足乎又案遂大夫令爲邑者注謂爲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甸在邦甸則爲公邑在家稍則爲家邑在六都則爲都甸之公邑距國二百里稍之家邑



距國三百里縣之小都邑距國四百里置之大都邑距國  
五百里此六遂之邑也以六鄉言之則自國適野之道十  
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此六鄉之邑也論語有  
千室之邑十室之邑齊伯氏駢有三百室之邑

論語鄭注  
伯氏齊下

大夫食三百家之邑案此即易所謂其邑人三百戶無膏  
者也又左氏傳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卿百乘下  
大夫則得書傳或稱四井爲邑小司徒鄭  
注方二里五井爲邑廣六  
里之成

軌爲邑

管子  
小匡

公羊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蓋比

長黨正皆有官居自邑而邱甸皆與井田錯處不遠略同  
後世村堡市鎮之制非都邑有城郭之比公羊傳注稱古  
者因井田以爲市俗云市井市井即邑之謂也里宰掌比

其邑之衆寡鄭注邑猶里也管子言四民勿使雜處士就燕閒工就官府農就田野韋昭注國都城郭之域惟土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是卽近郊之民亦不過附郭以居待農隙講武之令豈必虛國中市廛以待冬民之盡入哉其在邑之宅本有五畝實不止二畝半考遂人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二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此謂邑中稱宅若田中不得稱宅先鄭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蓋國中有一廛一曰市廛則商賈處之一曰宅廛則民居之楊子雲有田一廛陳相頤受一廛而爲氓皆百畝之田兼邑

中之宅也。是五畝之宅。專指邑中之廬。故韓詩漢志皆但謂二

畝半爲田中之廬。而邑宅皆不言其畝數。趙岐注始合并

廬邑宅各一半共爲五畝。絕非孟子專言邑宅之意。幽風

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微墻下徑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可見邑宅樹桑。卽有五畝。非二畝半。載師園

廬二十而一。凡宅不毛者。出里布。止責廬宅以樹桑。而不

征及田中之廬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不云廬不毛者有罰。詩則中田之廬惟

疆場有瓜。而不及五畝宅外之桑也。漢志雖有還廬樹桑之語。然其上言田中

不得有樹。則知田廬重蔬。蔬不重桑矣。蓋田中不得樹木。恐妨五穀。故穀梁

傳曰。古者公田有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無樹桑之說。說文

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故詩言于時廬旅。廬之異于廛宅。

明矣。春秋井田記曰：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

人也。公田次之，貴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後漢書注及公羊傳注引與

漢志二十畝爲廬舍，及韓詩二畝半在田之說，悉合。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而謂二畝半之蝸舍，不足爲主，亞榼

宿之遽廬乎？至雞犬桑麻倉廩洿池，則皆聚于邑中之宅，

數里冬保，塋牽車牛，未足爲遠，且或婦子入而丁壯番休，

視三時要爲農隙，何至曠土廢業乎？先王寓兵于農，旣以

溝洫限戎馬，以農隙講武事，其度邑居民雖不必盡有城

郭而五畝之宅各有墻，

孟子樹墻下以桑

則環其邑雖無城而必

有堡溝，無事守望相助，有警負杖入保，不待堅壁清野而

衆志成城是以有亡國而無殲民有外敵而無流寇豈若

後世阡陌蕩然保障不設民鳥獸散哉

鄭氏周禮園廬注取孟子五畝之宅

以釋園取此詩中田有廬以釋園雖未明言邑宅野廬之畝數而大旨則同或謂公田百畝不得家取十畝及二十畝爲廬舍而以中田之廬卽在私田之中盡斥韓詩漢志公羊穀梁傳之謬以是申鄭鄭豈有是哉

問大田之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謂惟助爲有公田

引爲雖周亦助之證然小司徒遂人及考工記匠人皆以

九夫爲井不云八家同井亦無公田之名者何鄭氏以遂

人爲鄉遂法匠人爲都鄙法後人多議其失然孟子言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鄭義似非無本者何曰

公劉徹田爲糧本在助法之先其間改徹爲助復助爲徹

皆異其賦制非異其井制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  
什一而藉藉卽助也穀梁傳且明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是周制雖一夫各受私田百畝而其  
供于上者仍不出公田十畝之入是其耕也亦藉其八以  
耕其九其賦也亦私其九而公其一故上曰駿發爾私下  
曰雨我公田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孟子鄉  
田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此則就周之井田行殷之助法但改九夫爲八夫以百畝  
當七十畝此潤色于今古而行之者豈徹法無公田之名  
乎至鄭氏謂鄉遂用溝洫都鄙行井田朱子用以注孟子

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天子六鄉六遂諸  
侯三鄉三遂下文鄉田同井之鄉卽侯國三鄉之鄉請野  
之野卽遂人治野之野也豈同是野而遂人指郊遂孟子  
指都鄙乎且所云國中正指都鄙之地民居崎錯城郭溝  
濠自難畫井分疆豈可反行助法而郊野鄉遂土城曠衍  
反不助而行貢乎馬端臨謂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  
制蓋國中但一夫授田百畝而賦其十畝之入所謂以貢  
濟助之窮也若夫溝洫正所行井田豈可以野與國分井  
田溝洫之異乎

問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明徹法取民之制且我取其陳食

我農人遺秉滯穗以利寡婦而漢書食貨志述李悝極陳井田之困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是每歲無水旱兵殲之災疾病死喪之費僅以五口之家計而不足如此計粟人月石半折米七斗五升古量于今率三而當一則合今量不能月三斗也故李悝欲盡地力以足之與詩所陳相反者何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畝起于步六尺爲步長寬各百步爲方百畝



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以一夫之地爲公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計百井九百夫之地公田取百夫焉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計萬井九萬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乃萬夫之入百里侯國之制也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

周尺者言周盈一尺也或謂殷周之周非是

至漢武帝始

增二百四十步爲畝而古尺當今尺六寸四分每步當今尺三尺八寸四分每百畝當二十四畝五分有奇以今稻田計之每畝約收穀二石四斗歲約得五六十石折米約三十石人歲食三石六斗足食八九人而他用不與焉荒

歎不與焉。安能尙有耕三餘一之美。豈古人皆虛言耶。以  
南山詩證之。則知五畝之宅在邑。桑麻雞豚出其中。二畝  
半之廬在田。瓜瓞蔬圃出其中。而又澤梁無禁。芻蕘者往  
焉。網罟污池入焉。其利民者一矣。以甫田之詩。禾易長畝  
證之。則知一易之地家二百晦。田百晦菜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  
晦。田百晦菜百晦卽不易之地亦有菜五十晦。所謂易者卽漢  
世代田之法。一晦三畝。歲易其處。以其荒者爲菜田。以滋  
牧畜。則明歲耕之所收必倍。故漢志引此詩。或芸或芋。以  
爲代田之證。食貨志曰。趙過爲代田。一晦三畝。歲代處苗  
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根苗。故  
其詩曰。或芸或芋。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  
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優儼而盛也。不

盡地力故力有餘此利民者二矣再以甫田我取其陳證之先王倉廩有餘則春秋發以補助不給而無取其償故豪富不得乘急倍貸以病農卽春秋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尙爲末造之政矧傳周官國服之息啟後世青苗之法乎其利民者三矣然則渰淒雨祁天澤公之上而不必先已遺秉滯穗地利公之人而不必私已旣富方穀豈侈言乎故不讀豳雅不知王道

問子以甫田大田爲豳雅而以下爲東都之雅

詳變雅幽王詩發微

中乃瞻彼洛矣毛傳以洛爲宗周浸漑之水何以見其爲東都之洛鄭箋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說雖小異毛傳安

知非陳古之刺而謂其闇用魯韓者何曰西都之洛卽禹  
貢之漆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浸漑  
之水然周世二都惟東都以雒名邑蓋以洛水得名洛之  
爲雒猶鎬之爲鄩皆段借通用魏黃初元年詔曰漢以火  
德忌水去水爲雒是周時豫州之水本名洛也西都八水  
所會則主鎬而不主洛鎬亦以水得名見水經注從無以洛當宗周之  
稱者禹貢有豫州之洛無雍州之洛周公作洛邑以朝諸  
侯故詩以瞻洛起興若西都則錫命當于鎬京漆沮非朝  
會之地故釋文亦但云洛水名曾不著其爲雍州之浸則  
亦知三家以洛爲伊洛之洛矣鄭箋首章云君子至止謂

來受爵命者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

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

將六軍而出。

正義：士服黻韜，見士冠禮注。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朱韜，不得服士服也。天子六軍一

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見天子之法耳。

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容刀。」

有飾顯其能，斷制三章云：「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

者同而已，無所加焉。」全用白虎通魯詩之義。周官賈疏亦

用此文。若爲陳古刺今，但當述朝覲封爵之常典，何偏舉

世子將軍偶一閒見之事乎？而近日申毛詩者，謂世子既

任軍將，豈尙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士服以出？與次章受爵

加賜相礙。因謂黻韜爲天子之戎服，是則舍禮經士服黻

言一  
三  
韜之文而臆造天子戎服之典。尚何足與辨詩序之通礙乎。驪山烽燧近不信于畿甸。遠不備夫戎繒而汎美東都之軼事。可寤危亡之閭主乎。詩爲盛周之雅章。讀其詞而可知也。其爲世子初受爵命將六軍則非三家之師授莫知也。此虛實之辨也。

問裳裳者華末章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訓似爲嗣。箋謂惟其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以傳于序。刺幽王廢世祿之義。而子不從者何。曰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三家詩訓似爲有諸內形諸外之誼。左傳言祁奚

舉賢不廢親讐建一官而三物成亦引此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而申之曰維善故能舉其類類卽似之謂也豈得強訓嗣續以傳刺幽乎

問類弁角弓菀柳三詩刺幽而子以爲刺厲者何曰試質諸大雅刺厲刺幽之篇則瞭然矣厲王暴虐剛惡乃宋康武乙之流幽王童昏柔惡特後漢桓靈之比故刺厲之詩皆欲其收輯人心刺幽之詩皆欲其辨佞遠色當幽王荒淫之世而僅欲其親兄弟燕宗族豈對治之藥石抹亂之良規且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豈所以勸淫湎長夜之主乎徵以厲王諸詩則板之七章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圖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此厲王不親宗族以致孤立之明徵也一則曰上帝板  
板再則曰蕩蕩上帝與此苑柳篇上帝甚神皆監謗時不  
敢斥言而託諷之同文也且大雅厲幽並刺何以小雅獨  
皆刺幽無刺厲以經證經誦詩論世則頌弁居瞻洛裳華  
之後采菽魚藻之前其爲厲王詩無疑矣角弓苑柳宜與  
車輦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之失耳

問瓠葉之詩子據後漢儒林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備列典  
籍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章懷謂歌此  
詩以爲射節是三家詩以爲古人飲射之樂章則其篇次



不當在幽平之際。且士大夫禮乎？則鄭箋不當以君子爲庶人。庶人禮乎？則其詩不當列于雅。願聞其說。曰：韓詩之義具于鄭箋。其首章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旣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次章箋云：飲酒之禮旣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立。賓主爲酌名，一篇皆與劉昆傳相表裏。士冠禮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然旣夕注云：士腊用兔，則此三章皆言兔首，其爲依土禮立賓。

主以獻酬明矣。蓋先王雖禮不下庶人，而鄉飲酒以賓賢，能其服士，服與鄉大夫行禮者，卽此未仕之君子也。曾是講禮習藝之時，而不得依士禮以酬獻乎？漢時禮樂未湮，故劉昆尚歲時舉行，其列于東都之雅者，猶公侯祭祀之雅，與甫田、大田之幽雅，凡不專係王朝樂章者，則類次乎此也。不然，鄭氏何由知爲農功甫畢，何由知此君子爲庶人之賢者？何由知首章以飲父兄室人，次二章爲朋友講習，而劉昆亦奚取于刺幽之詩爲射禮之節耶？續序乃謂上棄禮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則詩三百皆可一言以蔽之曰刺幽王矣。

問車輦之詩左傳叔孫昭子如宋逆女賦車輅爲集傳宴  
樂新昏之所本子反從序刺幽王者何詩中曰爾日女鄭  
箋或謂王或謂諸大夫與末章景行諸訓不一者何曰此  
詩章末以慰我心馬鄭所據毛傳訓慰爲安王肅所據毛  
傳訓慰爲怨韓詩作以愠我心與王肅申毛同義蓋鄭以  
新昏指季女王以新昏指褒姒或謂上章觀爾心寫此章  
觀爾心慰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愠樂相反然韓詩上  
章之作心寫與否不可知何得據毛以糾韓且闕睢求賢  
妃至于寤寐反側則韓詩新昏卽指季女亦無不可蓋上  
章鮮我觀爾則是罕觀難觀之義安得不使我心苑結乎

說文慰下本具安與怨二訓如是則新昏原不必指褒姒而昭子逆女之賦仍卽韓詩求賢之解矣至詩中曰爾曰女皆指季女而言雖無好友雖無德與女皆代王自謙之詞關雎琴瑟友之是爲逮匹言王雖無君子之德足友賢女女且燕喜之歌舞之所謂說樂君子無不和諧猶之無旨酒嘉肴而式飲式食也古者臣子于君父有起舞上壽之禮有舞蹈稱慶之禮龔鼓軒舞形容和樂烏有諸說之支離乎末章傳訓景大箋訓景明勉幽王則法古人又釋四牡二句爲御臣有禮如六轡之均調與末句覲爾新昏全不相貫考表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徐幹中論皆引此

詩循其詞義則高山卽喻賢女景仰卽爲思慕四牡六轡卽爲親迎與章首車輦相應且後漢書劉愷傳景仰前修陳忠上書云百寮景式唐明皇孝經序景行前哲是韓詩皆以景慕爲訓烏有傳箋迂曲之解乎

問王氏詩考引袁孝政注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似三家詩在魏風子謂青蠅在衛武賓筵之前當爲衛武公刺幽王聽讒之詩而袁孝政誤引爲刺魏武公耳外尙有徵乎抑第據小序乎曰易林云青蠅集藩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曰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于廢后放子

而此曰患生婦人則明指褒姒矣恭子離居同于共伯恭世子之諡明指宜臼矣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謂王與母后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謂戎緄申呂也

見鄭語漢書史伯

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於

藩正與詩義相合竊意劉子原注當云衛武公傷幽王聽

譏詩刺之云云而轉寫譌奪耳

王應麟困學紀聞何楷詩世本古義皆有此說

序以小弁伯奇爲宜臼之詩而于此又不明所刺何事于是或據詩考稱引疑似之文幾誤入魏風豈知張揖述齊詩大雅之材三十有一小雅之材七十有四烏容缺其二篇乎

問白華之詩比興錯出于義何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  
煩則詞不得不煩志遷則詞不得不曲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一喻之不足故比類連喻之申后之于幽王固已溝水  
矣然其詞怨而不怒若終猶有望者故仰瞻天路俯察人  
情在草願爲菅比茅束之纏綿在野願爲茅承白雲之餘  
澤在田願爲稻比北流之微浸在薪願爲桑作烹飪之資  
藉聽鐘聲以留心歎有感而必應覩斯鷺而得飽憚茲鶴  
之在林見鴛鴦而戢翼悲之子以無恒于時耿耿不寐衆  
念徘徊我固不足愛兮抑何子之自卑不見夫履石兮奚  
俾我之獨底其言有文其聲有哀冀幸君之一寤俗之一

改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故小雅之悵怨與離騷之往復。皆不知情之生文。文之生情也。

問都人士首章正義云。左氏襄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禮記鄭注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見存。實無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官。毛不得立。故伏以爲逸者。何曰。此首章惟韓詩無之。魯詩則未嘗無也。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故新書多用魯詩。且所引字句與毛異。則魯詩有此首章之明證。鄭伏皆習韓詩。故云然歟。抑或三家之本。至後漢間有脫佚歟。要非三家本無可必。



也

問月離于畢涕滂沱矣毛傳月離陰星則雨家語載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今者月離其陽故不雨其說若何曰陳氏啟源載顧英白說云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安得離其陰則雨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安得由其陽則旱乎且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則雨遠之則否矣家語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故史記世家無之子長世掌天官知其誤耳涇縣胡氏承珙曰案漢書天文志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

道移而東北入箕或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據此則毛傳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月離陰星合而家語專指畢星之陰陽言宜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

詩古微中編之六